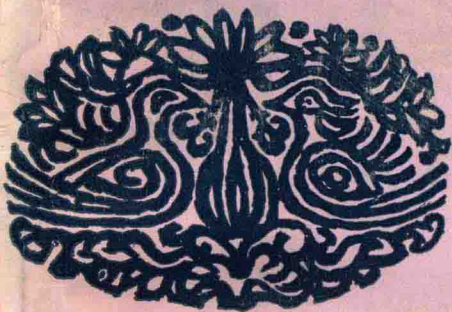




[清]佚名著
黄强校点



珍珠塔

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文字丛书

珍珠塔

[清] 佚名 著 黄强 校点

中川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珍珠塔》是清代弹词名作之一，清中叶起就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所描写的方子文漂泊流浪生涯，陈翠娥赠宝塔的侠肠义胆，陈璘松亭为媒许姣女，采苹元旦家宴辩方卿等情节，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

珍 珠 塔

[清]佚名著 黄强校点

责任编辑：袁健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遂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87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ISBN 7—5348—0016—1 / I·11

统一书号：10219·147 定价：1.65元

前 言

《珍珠塔》一名《九松亭》，是清代吴语弹词名作之一。它从清代中叶起就广泛流行于民间，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听众，在闺阁女子中影响尤大，方卿、采苹、邱六桥之名，几乎无人不知。

《珍珠塔》产生的年代大约是清初。现存最早刊本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刻的《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据卷首山阴周殊士“叙”，可知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之前已有被周殊士称之为“旧刻”的《珍珠塔》在民间长时间流行。

目前已知的《珍珠塔》弹词刊本，除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外，尚有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时期的各种刊本数十种，是弹词中刊本最多的一部作品。《珍珠塔》刊本虽然甚多，但细细分析其主要者约有五种：一为俞正峰编次本；一为周士珠、陆士珍编评本；一为乾隆周殊士增补本；一为“时调”、“东调”简缩本；一为马调本。

俞正峰本，嘉庆十四年（1809年）吟余阁刊刻。全书二十回。有嘉庆元年（1796年）玉泉老人的跋。跋云：“姑苏俞正峰语妙天下，而文笔更活跃。近编《碧玉环》、《鸳鸯谱》、《绞绡帕》、《珍珠塔》等南词四本，而《珠塔》尤其中珠玉也。”可见俞正峰是苏州人，玉泉老人称其“语妙天下”，大约是以说书为业的。他所编的四种弹词，除《珍珠塔》外，目前尚存有《碧玉环》一种。俞正峰本与后来通行本《珍珠塔》有很大不同，不仅回目不同，而且内中人物事迹亦不一样。其回目如下：

别母、起程、祝寿、见姑、园会、赠塔、跌雪、遇救、

路劫、庭叙、翠病、探信、惊仆、送主、私行、荣归、羞姑、见娘、说亲、塔圆。

其回目以二言为题，后来通行本则以四言至十二言为题。至于故事情节，与通行本差异尤大，其不同有以下几点：（一）方卿被祥符县知县追逼欠粮，故到襄阳借贷，与通行本所云方卿奉母命至襄阳探亲不同。（二）方卿回家途中跌雪为驿丞姚国栋所救，后荐至毕府，与通行本方卿跌雪为毕云显所救不同。（三）方卿在毕府命书僮毕琴送银及珠塔至河南母亲处，毕僮在途嫖院金尽，冒充方卿向九江韩知府告贷，将珠塔留在韩处，后老夫人把塔送至陈宅，而无邱六桥劫塔及追塔、当塔、认塔、究塔、哭塔、造塔等情节。（四）书中人物名称与他本也略有不同，如小姐名陈翠蟾、姑父名陈连字延吉、义仆名陈宣等等。以上是俞本与其它各种刊本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点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邱六桥这一连串的故事。

周士珠、陆士珍编评本，道光二年（1822年）苏州经义堂刊刻，四卷五十四回。与此本相同的，尚有飞春阁刊本，题曰“陆士珍先生秘本，真本珍珠塔古迹新编”。此二本首均有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日鸳水主人的“序”。序云：“然弹词一事，往往有淫液之病，兹书雅驯，其文久为高人所赏识，今又得名家鉴定，其用意之美，词调之新，尤足动人视听者。一旦播之声歌，自不觉洋洋盈耳，惬意娱心矣。”可见此本《珍珠塔》是改定前人之作而成的，改定者则是被鸳水主人称之为“名家”的周士珠、陆士珍等人。周士珠、陆士珍编评本篇幅已很大，回目多至五十四回。此本罕见，故将其回目抄录如下：

赚卿、逼赋、别母、上路、庆寿、见姑、羞卿、园会、不赠塔、追松、拷婢、跌雪、救卿、病驿、送礼、路劫、荐方、庭叙、许亲、别坟、雪塘、遣琴、觅妓、嫖院、盘琴、遣送、留主、闺病、请医、赚翠、寄主、庵会、亭认、露信、盘仆、

安舅、揭参、春试、辱吏、哭亲、卜字、祭墓、驿叙、诱仆、究仆、谒宦、考仆、惊方、说亲、私行、闺怨、试婿、救翠、见娘、议救、团圆。

其回目与俞正峰本一样以二言为题。故事内容亦与俞正峰本相近，仍无邱六桥劫塔及追塔、当塔、认塔、哭塔、造塔等情节。因此，可以说周士珠、陆士珍编评本是以俞正峰本为依据，添增回目，敷衍事迹，是俞本的扩充本而已。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周、陆编评本已将小姐陈翠蟾之名改为陈翠娥，与乾隆周殊士增补本一致。

乾隆周殊士增补本，六卷二十四回，是现存《珍珠塔》弹词刊本之最早者。据周殊士“叙”，此本乃是增补修订旧刻“俗本”《珍珠塔》而成的。修订之起因，按周殊士的说法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旧刻“俗本”《珍珠塔》没有按“事实”撰写，故而改订。周“叙”云：“余游楚十二年，至襄阳者再，遇方秀才宝书，曾言其远祖明少保公，以避中州水患，移家于襄。而少保未遇时，访亲不合，流落南昌。其后登科甲，官至尚书，先后为陈、毕两家之婿。则知旧刻所云，事本有据，乃俗本为之，遂鄙不可医。嗟乎！人赖事以传，事赖文以传，至文不足传事，而其人又乌乎传哉！”二是认为旧刻“俗本”《珍珠塔》故事情节残缺不全，故而增补。周“叙”云：“又《赠塔》后，有《劫塔》、《追塔》、《当塔》、《认塔》、《哭塔》及《造塔》为止，而俗本概未备载。譬造浮图者级凡七，今但造其级之三，而曰‘塔在是’，是亦塔之所不任受也，又曷可以塔名其书乎？”由此可知周殊士本所添补的内容主要是邱六桥劫塔、追塔、当塔、认塔、哭塔、造塔等事。增补这些内容，并非由周殊士一人完成的，先由云间方元音补成十八回，书未成而歿，故而周殊士继续增补，成全本二十四回。谭正璧先生认为此本《珍珠塔》是“云间方元音原稿，山阴周殊士续完”，此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周殊士增补本出现后，在社会上流传颇广，不断被翻印刊刻，现在见到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恒德堂刊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维扬三槐堂刊本、咸丰八年（1858年）宁郡汲古斋刊本、同治六年（1867年）苏城麟玉山房刊本等，均是复刻周本而成的。当然在流传过程中并非毫无变化，这些复刻本在刊印时也略作了增补，例如在第十回《大盗无心当劫珍》末尾增补了“审塔”一节，补者云：“此节绍本（指周氏《珍珠塔》）辞文查未有，今将审塔续完全，本堂重价新编就，兰闺寂寞可消闲。①”然而，这些只是小修小补，并没有变动周殊士本的框架，而且在文字上也没有多少改动。

“时调”、“东调”本，“时调”本全称《新刻时调珍珠塔》，“东调”本全称《新刻东调珍珠塔》，此两种均为简缩本。

《新刻时调珍珠塔》，道光二十年（1840年）上海宝贤堂刊刻，一册。此本结尾处云：“新翻一部《珍珠塔》，留与人间作活者。”但细观全文，所云“新翻”无非是据周殊士本简缩改订而已，其情节大略与周本相同，而字数却只有周本的六分之一左右，因此脱节和不联贯处甚多。但此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开端有方卿往城中向朋友借贷，受奚落而回的一段开场词，为它本所无②。二是将周殊士本中的曲牌唱词改为普通弹词的七字句式，这恐怕是为了便于演唱吧。

《新刻东调珍珠塔》，刊刻年代不清。四卷不分回，每卷有题：《见姑娘》、《表姐赠塔》、《婆媳尼庵相会》、《方卿私行》。此本没有邱六桥劫塔及追塔、当塔、认塔、哭塔、造塔等情节，大约是根据俞正峰本简缩而成的。但又无俞正峰本中关于毕僮的一系列情节，大概是嫌此情节太枝蔓而删去的吧。此本在叙述人物时说：“方卿字元音”，而方元音则是乾隆四十六年本周“叙”文中提到的《珍珠塔》改编者，因此此本可能在周殊士本

之后。

在《珍珠塔》各种刊本中，最晚出现的是所谓的马如飞《珍珠塔》。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书局石印《绘图孝义真迹珍珠塔》，标名曰“长洲沧海钓徒马如飞吉卿著”。并在第一册正文之前增入“马如飞开篇”四十七篇，与正文截然分为两部。每回之首亦各附开篇一种。此本是否真为马如飞所著呢？阿英先生《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他》一文中指出：“为着要证实所谓‘马本’，我几年来搜集了十多种《珍珠塔》的本子，木刻石印以及手抄本，有些且是标明了‘马调’。校勘的结果，是没有一种大异于周本。即有少数几个字的不同，也是由于原本漫漶，及刻者随意改动，与‘马调’全无关涉。马如飞的本子，是始终没有印行。”此结论是完全可信的。目前看到的所谓“马调”本，完全是书贾骗人的把戏。因为同治之后，马如飞演唱弹词的名声太大，书贾为了赚钱，就在周殊士本上冠入马如飞的开篇，而遂称之为马如飞著了。

以上这些刊本基本上反映了《珍珠塔》演进的概貌，我们大致可作以下的推测：

一、在乾隆四十六年之前已有“俗本”《珍珠塔》存在，此本无邱六桥劫塔、追塔、当塔、认塔、哭塔及造塔等情节。但是否有毕府僮仆嫖院等情节，尚难下结论。

二、嘉庆俞正峰本刊刻年代虽然晚于乾隆周殊士本，但从内容上无邱六桥之事来看却同“俗本”相接近，可能即从“俗本”所出，或许即是“俗本”的翻版。

三、道光周士珠、陆士珍编评本在俞正峰本的基础上衍化扩展，与俞本同属一个体系。至于《新刻东调珍珠塔》则是俞本的简缩本。

四、乾隆四十六年周殊士本在“俗本”的基础上修订，增入了邱六桥劫塔、追塔、当塔、认塔、哭塔及造塔一系列内容。以

后各种刊本，大多是翻刻此本而成。

五、道光《新刻时调珍珠塔》则系就当时通行的周殊士本改编为七字唱本，以便于说唱，并非别有一本。

六、光绪间，书贾在周殊士本上加入马如飞开篇，遂伪称为马如飞著的了。

《珍珠塔》的演进过程告诉我们，《珍珠塔》与《天雨花》、《笔生花》等弹词作品不同，它并非出自个别文人或闺阁才女之手，而是来自民间。它的原始作者无从考证，大概是说唱弹词的民间艺人，后来经过许多文人和艺人的加工修订（如俞正峰、陆士珍、方元音、周殊士等人），才逐步完整定型，因此可以说是集体创作的产物。

《珍珠塔》产生之后，在民间流行了二百多年，深得广大民众的爱好和欢迎，有着很大的影响。《珍珠塔》与其它弹词作品一样，是一部精华和糟粕相混杂的作品。这种现象不仅表露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而且也显示在作品的艺术方面。由于《珍珠塔》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众多之手的加工，每一个修改者在修订时都添加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因此，它比别的作品更多地呈现出良莠混杂的现象。其次，由于《珍珠塔》起源于民间，又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布，尽管不少封建文人增添了许多符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糟粕，但人民群众喜爱的究竟主要还是人民自己的东西，那些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思想内容不可能轻易地被掩盖埋没，因此在作品中必然是精华和糟粕相混杂，瑕瑜互见的。

如果不带偏见，我们不难发现，《珍珠塔》弹词确有值得赞许的光采，它突出地表现在对封建社会中“势利”思想的揭露上。这不仅在当时能引起广大下层民众的共鸣，而且也能加深我们对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了解。

鸳水主人《珍珠塔》“序”曾云：“大凡物之不得其平则鸣，一有不平，而鸣即随之”，明言《珍珠塔》是“不平而鸣”之作。

那么《珍珠塔》所不平的是什么？用鸞水主人的话来说，就是对“器凌者”的不满。也就是说是由于对封建社会中存在的那种自私自利，只认金钱不认亲的势利者的不满，才创作了《珍珠塔》。从这样的创作动机出发，《珍珠塔》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的势利者的形象，有陈府的丫环红云、白莲庵的小尼姑等等。但从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来说，作者致力刻画而又比较成功的自然是陈府女主人方卿的姑娘（姑母）方氏。遭遇到天灾人祸打击、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忠臣之后方卿，奉母亲之命，长途跋涉，满怀希望来到自己最亲近的亲戚姑母家里，希望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得到亲人的援助。然而，事实并非象他所预料的那样。一向以自己娘家的高贵和富有为荣耀的姑母方氏，当她意想不到地见到这个衣衫蓝缕、形同叫化子的侄儿时，想到的只是侄儿的寒酸态是否会让他知道，削了自己的脸面，不仅完全忘却了兄嫂（方卿之母）往日待她的深情厚义，而且连自己和娘家的亲属关系也全抛置脑后，以一副冷酷的、势利的面孔来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侄儿。她不仅没有给侄儿以任何援助，反而指责方卿给她丢面子，让人指指搨搨有汗颜。在方氏眼里，世上最重要的是“冠冕”，至于什么“同父同母同胞义”，什么“同气连枝”，都是次要的。因此，面对穷亲戚，她一下子收起了以往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自私自利、残忍冷酷的、势利的真面目。更有甚者，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自作主张将女儿许给方卿为妻时，更是大吵大闹，不惜同自己的丈夫、女儿反目，来反对这门被她视为“凤凰与乌鸦同群”的亲事。然而，后来当她知道方卿中了状元，做了大官，立刻又拾起了伪善的面具戴上，不仅同意将女儿嫁给方卿，甚至连方卿再娶毕绣金也不在乎了，认为是天赐奇缘的一桩美事。这种前倨后卑的势利丑态，让人作呕！

如果说《珍珠塔》对方氏、丫环红云、女尼保生官等人的刻画主要在于揭露，那么，对陈翠娥、采苹，陈珽的描写则重在赞

扬。这些形象是作为势利者的对立面出现的，通过对他们的刻画，以衬托出势利者的丑卑，因此，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反势利的愿望。陈琏与方氏虽为夫妻，但对方卿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不嫌方卿贫穷，爱其才性，故在九松亭以松亭为媒将女儿许配给方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凡人子弟，立品端方为第一，莫拘俗见论穷通。”不以富贵贫贱衡人，而以品行才学为择婿标准，这确比势利者的见识要高一筹。陈翠娥身为千金小姐，但得知方卿被母亲气走，为了代母周全，做出了后花园私留方卿暗赠珠塔的行动。她深知私自与方卿见面是违反封建礼教的，为此也犹豫退缩过，但最后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她得知父亲已将她许配给了方卿，从心里高兴，而当母亲逼她回绝这门亲事时，她敢于当面顶撞，批驳母亲。至于采苹，在《珍珠塔》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她在方卿、陈翠娥之间穿针引线，是一个明辨善恶，仪义执言的“侠女”形象。她目睹方氏气走方卿，顿时义愤填膺，鼓动小姐陈翠娥留住方卿。当陈翠娥犹豫时，是她以理相劝，终于促使陈翠娥下定了决心。最为可贵的是，在元旦家筵上当方氏百般诋毁方卿时，只有采苹一人，不顾自己的品低位卑，挺身而出替方卿辩护。在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丫环敢于面对堂堂的诰命夫人，正气凛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抨击女主人的势利之心，确实罕见。

《珍珠塔》正是通过家道衰落的方卿访亲的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冷漠无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珍珠塔》不正是通过文艺作品这一媒介让人清楚地看见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让人认识到阶级社会中势利者的真实面目吗？这种积极意义难道还不值得肯定的吗？当然，《珍珠塔》所揭露的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局部，即当时人与人之间势利关系方面，这种揭露远说不上是对封建社会的全面的本质的

揭露。

我们对《珍珠塔》上述思想内容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封建糟粕可以加以掩饰。谁都可以看出，《珍珠塔》有着一层厚厚的封建尘上，那顽固的封建礼教思想，深入骨子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愚昧不堪的宗教迷信，腐朽透顶的三妻四妾多妻制，以及对功名利禄的狂热鼓吹，交织成作品的封建基调，散发着薰人的腐臭。这些封建糟粕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品在揭露“势利”的同时，也对功名利禄的好处作了大肆宣传。《珍珠塔》的反势利主要遵循这样一个信条：“穷人切莫到富家来，若是他年还再到，除非有日步金阶”（第二回），即以势利反势利。因此，作品精心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发展主线，即方卿贫困，投亲受辱，路遭不幸，后中状元做大官，再至陈府唱道情羞姑，娶亲大团圆。作品前半部强调的是“贫困受辱”，后半部则重点突出“荣华富贵”后的翻案文章。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魄的读书人受了有钱有势亲戚的气，要想出气，比较现实的出路，只有走科举之路，求得高官厚禄富贵荣华。否则，要想压倒有钱有势者的气焰是很难办到的。然而，《珍珠塔》在以势利反势利的同时，又赤裸裸地宣传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思想，鼓吹天下贫困之士走一条读书应举、仕途经济、封妻荫子、荣华富贵的发迹之路。这是《珍珠塔》的故事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

其次，对《珍珠塔》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要有正确的认识。它所表现出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在作品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言论和行为。例如，为了表现方卿的忠君思想，竟然让他时时口中念叨：“男儿惟有全忠孝，臣报君恩子奉亲”；为了表现陈翠娥的贤德，居然说她平日是“行到人前休露齿，客来屏后莫相窥”，就是在病危之机，也

唯念“孝”和“义”；为了表现毕绣金对多妻制的拥护，不仅写她能调和闺房，不争大争小失伦常，而且还写她亲自替方卿谋娶采苹为妾。《珍珠塔》对封建礼教的宣传，最有代表性的是方老夫人责儿一节。为了表现封建礼教的孝悌和中庸之道，作品在写方老夫人与姑娘方氏见面时，不仅不对势利作任何指责，却反而写方老夫人认为姑娘势利是对儿子的关心，并责骂方卿顶撞姑娘是“全不念祖宗一气，全不念父党宗亲，全不念长幼卑尊，全不念孝悌天伦”。这样的指责，完全出自对封建礼教宣传的需要，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珍珠塔》对“势利”究竟是赞同还是反对呢？很显然，作品对封建礼教的宣传常常掩盖了反势利的光采，使人们难以看到它的真面目。

《珍珠塔》中还宣扬了因果报应一类的宗教迷信思想。方卿访亲的遭遇，方老夫人与儿子的悲欢离合，方门的衰败复兴，作品都归结为因果报应的安排。为了宣传观音菩萨的神力，作品还精心构造了一个荒诞的情节：让方老夫人落难于白莲庵，并在白莲庵观音佛像前两度与媳妇相会，又与儿子在此重逢，最后让许习仙带走珍珠塔，而于二月十九日观音诞日这一天，从天上降落一座七层宝塔在白莲庵门口，以此来感谢观音菩萨对方氏一门的庇佑。总之，以上这些内容都十分强烈地宣扬了宗教迷信思想，它不是积极引导人们去思考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而是把人引入拜佛求神、听任上天因果安排的歧路。

前人对《珍珠塔》思想内容的看法和评价颇不一致，然而对其艺术上的特色却一致称赞。的确，《珍珠塔》在艺术上有它的成功之处。与《天雨花》、《再生缘》等长篇巨制作品相比，《珍珠塔》的篇幅不长，只能算是一部“中篇小说”，因此，它的结构十分谨严，情节安排合理，不枝蔓松散。它从方卿访亲开始，然后紧紧围绕着珍珠塔层层展开故事情节：赠塔、劫塔、追塔、当塔、认塔、审塔、哭塔、造塔，它正如周殊士“叙”中所比

喻的那样，象一座玲珑精致的七层宝塔，从塔底开始，沿阶而上，层层上升，直至塔尖，线索不乱，层次分明。这样的情节安排是符合弹词的艺术规律的。弹词是讲唱艺术，它既不同于诗歌、小说，也不同于戏曲，它表现思想内容和塑造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依靠弹词艺人的说和唱，因此，它的情节结构格外要求脉络清楚，头绪不乱，一环紧扣一环，这样方能吸引听众。《珍珠塔》艺术上的又一特色，是叙事与抒情并重，擅长对人物内心情感作比较细腻的描写，因此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很多人物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中如方卿的清高自傲，方老夫人的宽宏大度，姑娘方氏的势利冷酷，陈璉的耿介刚直，陈翠娥的温柔贤淑，采苹的聪明伶俐，红云的刁钻撒泼，王本的忠厚纯朴，静芳的仁慈善良，邱六桥的凶悍暴戾，凡此等等，都能给人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珍珠塔》在语言方面也颇有特色，由于《珍珠塔》在民间讲唱文学中产生发展，因此它的语言一直保持着弹词演唱的特色，通俗易懂，笔法流利，词句工整，而且唱词平仄协调。一般的弹词作品说白部分比唱词多，有的本子唱篇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珍珠塔》的唱词部分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故弹词界历来有“唱煞《珍珠塔》”之语。《珍珠塔》的唱词除常用的七字句式外，还吸收了民间流行的牌子曲，如《耍孩儿》、《梆子腔》、《黄莺儿》、《石榴花》等十几种，这些牌子曲的大量运用，使《珍珠塔》的唱词生动清新，形式多样，富有情趣。当然，《珍珠塔》文词也有不少牵强生硬之处，甚至还有一些卖弄玄虚，庸俗无聊的文字游戏。这些是《珍珠塔》艺术上的不足之处。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校点。

前面我们已对《珍珠塔》的演变发展情况作了概括的介绍。由于《珍珠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几种内容差异很大、文字完全不同的刊本，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介绍给读者。目前在社

会上影响较大、刊本最多的是周殊士增补《珍珠塔》，而且它故事内容比较完整，文字疏漏之处较少，因此，我们这次选中了它。周殊士增补本最早的是乾隆四十六年刊本，此本为阿英先生个人珍藏，所以无法拿来校点。这次校点主要依据三个版本，一为道光二十七年恒德堂刊本；二为光绪十五年无锡三益斋刊本；三为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此三种刊本，图像各不相同，但文字相差无多。道光二十七年恒德堂刊本是继乾隆四十六年刊本之后的较早一种刊本，因此，我们这次校点以它为底本，并参照其他两种的可取之处，重新作了校点。

校点中如有失误疏漏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

校点者

1986年9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注：

① 语见道光丁未年恒德堂刊本《珍珠塔》。

② 《新刻时调珍珠塔》其开场词如下：“〔诗〕曰：绿树荫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且把新词按律扬。〔引〕因守坟堂，萱亲两鬓花。显扬有志，何日传风光？瓶罍常罄耻自言，青衿憔悴有谁怜？堪嗟世事风波恶，不重斯文只重钱。”

原 叙

《珍珠塔》传奇一部，弹唱久矣。第旧刻喷饭有余，劝世不足。但词句多俚，抑且情节欠佳，则传之非其真也。余游楚十二年，至襄阳者再，遇方秀才宝书。曾言其远祖明少保公，以避中州水患，移家于襄。而少保未遇时，访亲不合，流落南昌，其后登科甲，官至尚书，先后为陈、毕两家之婿。则知旧刻所云，事本有据，乃俗本为之，遂鄙不可医。嗟乎！人赖事以传，事赖文以传；至文不足传事，而其人又乌乎传哉！秀才又谓：余阅《见姑》事，炎凉情态，亦未若俗本之甚，竟作三家村诟辞声。又《赠塔》后，有《劫塔》、《追塔》、《当塔》、《认塔》、《哭塔》及《造塔》为止，而俗本概未备载。譬造浮图者级凡七，今但造其级之三，而曰塔在是，亦塔之所不任受也。又曷可以塔名其书乎？云间方茂才元音先得我心，于俗本悉为改正，惜未成书而歿。余所见仅十八回，间亦多挂漏之处，九仞方高，合尖不易，余因为之完好，凡挂漏处补缀靡遗，又增至廿四回。而后大珠小珠，悉走盘中，洵佛家所谓光明舍利子矣。至于征信征疑，事从实录，可歌可泣，韵取雅音，庶几不喷饭而足以劝世云。

山阴周殊士识

(671)	回 十二 卷
(381)	回 一十二 卷
(161)	回 二十二 卷
(301)	回 三十二 卷
(311)	回 四十二 卷

目 录

前 言	(1)
原 叙	(1)
第 一 回	子别母吉凶占卦走长途	(1)
第 二 回	侄见姑贫富抗颜抛至戚	(10)
第 三 回	侠女送才郎暗藏奇宝	(19)
第 四 回	贤翁追爱婿硬许多娇	(30)
第 五 回	遭强跌雪	(41)
第 六 回	逢救登舟	(46)
第 七 回	华筵贺岁旦重反目孝女锁眉	(55)
第 八 回	孤灯哭元宵暗关心佳人侧耳	(61)
第 九 回	慈亲有泪悲行路	(72)
第 十 回	大盗无心当劫珍	(76)
第 十 一 回	忆夫君多情哭塔	(89)
第 十 二 回	托女婢久病离魂	(100)
第 十 三 回	九松亭苦命投河	(110)
第 十 四 回	白莲庵余生拜佛	(120)
第 十 五 回	庵堂真巧合	(130)
第 十 六 回	婆媳又奇逢	(141)
第 十 七 回	改服私行御史走后园旧路	(151)
第 十 八 回	登门窃笑状元唱小道新腔	(159)
第 十 九 回	谒师情重缘还再	(168)